



D A T A N G S H E N F U

大堂神父

列斯科夫 著

I 512.4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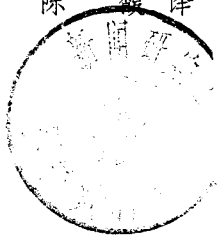
017824 017844



大 堂 神 父

[俄] 列斯科夫 著

陈 魏 译



XWTS 0018965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Н. С. ЛЕСКОВ
СОБОРЯНЕ

据 Н. С. ЛЕСК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ЧЕТВЕРТЫЙ (ГО-
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
СТВО 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
РЫ, МОСКВА, 1957) 译出。

大堂神父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8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3}{16}$ 插页 3

1984年3月北京第1版 1984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

书号 10206·174

定价 1.25 元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部	1
第二部	159
第三部	245
第四部	317
第五部	357
译后记	434

第一部

第一章

这部小说取材于旧城^①大堂神父^②住宅区三位居民的生活。他们是：大司祭萨韦利·图别罗佐夫、司祭扎哈里亚·别涅法克托夫、助祭阿希拉·杰斯尼岑。他们的少年时代，同他们的幼年时代一样，与我们不相干。等到读者势必要去想象他们的面容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如在眼前，就得在脑海里把旧城大堂的首席僧侣大司祭萨韦利·图别罗佐夫画成一个六十开外的堂堂男子。图别罗佐夫神父身高体胖，可是还鲜健好动。他的精神状态也是这样，一望而知，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火热的心和充沛的精力。他的头颅生得非常好看，简直可以说是男性美的标本。他的头发密得象兽王的鬃毛，白得象菲狄亚斯^③塑造的宙斯^④的髻

① “旧城”系虚构地名，隐指旧礼仪教派。

② “神父”是对正教僧侣的一般性尊称，不是职称。

③ 菲狄亚斯是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著名雕刻家。

④ 宙斯是希腊神话所说的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之主。

发，在他那高高的额头上很艺术地耸起一大撮，然后弯成三道大波纹披在脑后，垂在肩上。大司祭神父的向左右两边分开的大胡子和在嘴角边跟大胡子连成一片的小唇髭中间都还夹着几根青丝，看上去象一件镶黑银的白银器。大司祭神父的眉毛完全是黑色的，弯成两个清晰的拉丁字母 S，在他那相当粗大的鼻梁儿上端聚拢来。他的一双褐色大眼睛勇武而又明亮，毕生不失智慧的光芒，跟他亲近的人在这双眼睛里看到过欣喜的神采、忧伤的愁雾、感动的热泪，有时候从那里又喷出愤怒的火焰，迸发出愤怒的火星，不是爱虚荣、好挑剔的琐屑小人的愤怒，而是君子的愤怒。这双眼睛披露着萨韦利大司祭的正直、诚实的灵魂，根据基督教信仰，他相信灵魂不死。

旧城大堂的第二位僧侣扎哈里亚·别涅法克托夫则完全不同。他这个人平和与柔顺的化身。正如他的温顺的灵魂不愿表现自己一样，他的小小的身体也没有占据多少地方，似乎不肯成为大地的累赘。他瘦小、羸弱、秃顶，只有两个灰黄色的小发卷儿在耳朵上端飘摇。辫子根本梳不起来。他曾经留过一条辫子，因为太细，阿希拉助祭只管它叫耗子尾巴，那也早已成为陈迹。扎哈里亚神父脸上应该长太胡子的地方好象贴着一块海绵。他的两只小手跟孩子的一样，他经常把它们藏在衬袍的小口袋里。他的两条腿瘦弱无力，是人们所说的麦秆腿，而他自己也象一个麦秆扎的人儿。他那双十分善良的小灰眼睛挺机灵，不过很少抬起来，一碰到不客气的目光就立刻去寻找躲藏的地方。论年纪，

扎哈里亚神父比图别罗佐夫神父稍长，然而体质却弱得多，不过他跟大司祭一样，总是精神抖擞，不论有什么病痛，依旧活跃好动。

旧城大堂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僧侣，是助祭阿希拉。他有几个特点，不妨在这里列举出来，便于读者想象这位大力士的模样。

正教小学学监当初把“年龄过大、成绩欠佳”的阿希拉·杰斯尼岑从文法班^①开除出去的时候，曾经对他说：

“你简直是一段木头，一段又长又粗的木头！”

校长看在别人的情面上，又把阿希拉收入修辞班^②的时候，望着他那正在形成的勇士的体魄惊讶不已；奇怪的是：他身材魁梧，力大过人，然而头脑简单。校长便对他说：

“依我看，说你是一段木头还不够，你起码够得上是一大车木头。”

阿希拉·杰斯尼岑从修辞班出来，并且得到一个教堂下级职员的位置以后，进了主教座堂唱诗班^③。这个唱诗班的指挥竟管他叫“没准谱儿”。

指挥对他说：“你的低音嗓子很漂亮，唱起歌来就象大炮轰。可是你一点准谱儿也没有，我真不知道该夸你还是该骂你。”

① 文法班是正教小学高级班。

② 修辞班是正教小学低级班，旨在培养僧侣的口才。

③ 由主教主持礼拜的大堂的唱诗班。

阿希拉助祭的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由主教亲自确定的，而且在一个对阿希拉说来极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恰好这一天阿希拉被赶出主教座堂唱诗班，并且差往旧城当助祭去了。根据这个特点，大家又给阿希拉助祭起了一个雅号叫“伤心人”。这里不妨讲一讲他这最后一个雅号的由来。

阿希拉助祭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高兴起来忘乎所以。他不单是年轻的时候高兴起来没有分寸，我们将会看到，他上了年纪以后是不是就有分寸了。

别看男低音阿希拉“没准谱儿”，他在主教座堂唱诗班却很受器重，因为他既能唱出最高亢的高音，又能降到最低的八度音区。这位没准谱儿的阿希拉令指挥害怕的只是“忘乎所以”。比如，在举行彻夜祈祷^①的时候只需要唱三遍“荣耀归于我主”，然而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常常会忘乎所以地一个人冒出来唱第四遍。在唱“万寿无疆”的时候，他更是从来不会及时煞尾。碰到这些大家已经知道，因而料想得到的情况，唱诗班里就针对阿希拉的“忘乎所以”明智地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省得阿希拉本人和指挥伤脑筋，比如，安排一位年长的歌手在关键时刻扯一扯阿希拉的衣襟，或者按一按他的肩膀。然而，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大家怎样小心和友爱地设法不让阿希拉忘乎所以，终究不能完全避免。于是阿希拉以最惊人的方式

① 正教礼拜仪式，一般在星期日和节日前夜举行，开始于晚祷之后，延续到深夜。

亲身证明了一条原理：“一个人如果自己跟自己作对，就没有办法搭救他。”有一次，在复活节^①后十二大节日中的一个节日里，阿希拉要参加圣餐礼的音乐节目，担任一段难度很大的男低音独唱，歌词是：“心里甚是忧伤”^②。指挥和整个唱诗班都很重视这一段独唱，弄得阿希拉心事重重。他坐卧不宁，反复琢磨，怎样才能为爱听唱诗的主教大人和来大堂做礼拜的全省贵族面前争口气，露一手。说句公道话，阿希拉把这段独唱掌握得极好。他日日夜夜在卧室内、走廊上、院子里、主教的花园中、城外的牧场上走来走去，用不同的调门唱着，终于等到了他要出头露面的那一天，他得在全体会众^③面前唱他的“忧伤”了。音乐节目开始。天哪，魁梧的阿希拉捧着乐谱站在那里是多么伟大而辉煌啊！应该把他画下来，因为用文字是无法将他描绘的……好，熟悉的倚音过去了，现在到了男低音独唱段。阿希拉用胳膊肘儿推开右邻，暗暗给自己数着拍子，等到了自己的那一拍，只见指挥的握着音叉的手举了起来……阿希拉忘记了整个世界和他自己，象天使长吹号角一般，极其优美地，时紧时慢地唱道：“心里甚是忧伤，忧伤，忧一伤，忧一伤，忧伤”。同伴们拼命按住阿希拉，不让他作乐谱上没有规定的多余的反复，音乐节目到此结束。然而在阿希拉那个“忘

① 每年春分过后的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正教的复活节，纪念耶稣受难三日以后复活。

② 这是耶稣在他被捉拿之前对几个门徒说的话，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八节。

③ 参加礼拜的教徒们。

乎所以”的头脑中节目还没有完，当贵族们走到主教大人跟前低声向他祝贺，并且接受他的祝福的时候，从唱诗席上突然又传来：“忧伤，忧一伤，忧一伤”的歌声，仿佛号角声自天庭降下。这是忘乎所以到糊涂的地步的阿希拉在唱。大家揪他——他继续唱，往下按他，竭力把他藏在别人的背后——他仍旧唱：“忧伤”。最后大家把他推出教堂，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唱着：“忧一伤”。

“你这是怎么啦？”好心人关切地问他。

“忧伤”，他就站在教堂大门口，两眼望着他们唱，直到一股清风使他从这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中醒过来。

跟图别罗佐夫大司祭和别涅法克托夫神父比起来，阿希拉·杰斯尼岑可以称得上是年轻人，其实他早已过了四十岁，他那鬃曲的黑发已经明显地挂上了一道白霜。阿希拉身材魁伟，力大过人，举动笨拙，作风生硬。尽管如此，他却很招人喜欢。他有一张南方人的面孔，说明他是小俄罗斯^①哥萨克人的后裔；他确乎从小俄罗斯哥萨克人那里继承了乐天知命、英勇豪迈的性格，以及其他许多哥萨克人的美德。

第二章

这三位旧式人物都住在旧城大堂神父住宅区，凭临水

^① 即乌克兰。

流潺湲而又可以通航的图里察河。他们每一个人，无论图别罗佐夫也好，扎哈里亚也好，甚至阿希拉助祭都有一座小屋，就在河边，正好面对着耸立在彼岸的有五个高大圆顶的古老的大教堂。这些房子，就象房主人的脾气一样，各不相同。萨韦利神父的小屋很漂亮，墙上刷了浅蓝色的油漆，三扇窗户上端都钉着各色小星星、小方块和齿轮形木雕饰物，每一扇窗户又都镶了漆得很鲜艳的雕花木框，还配有绿色的百叶窗，不过这些百叶窗从来不关上，因为冬天这座坚固的小屋并不怕冷，加以大司祭喜欢光亮，喜欢夜间从天上向他屋里探视的星星，喜欢那锦缎般铺在他的镶木地板上的月光。

大司祭神父的小屋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因为他家里没有人乱扔、乱涂、乱摆。他没有孩子，这也是始终压在他和他太太心头的许多伤心事之一。

扎哈里亚·别涅法克托夫神父的小屋比图别罗佐夫神父的小屋大得多，但是别涅法克托夫家却没有大司祭家那种引人注目的讲究和铺张的气派。扎哈里亚神父那座有五扇窗户、微微有些倾斜的灰色屋子更象一间大鸡舍，经常有各式各样的鼻子和额发互相推挤着，追逐着从绿色窗户的小窗格子里伸出来，使得这种相似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这些都是扎哈里亚神父的后代，上帝把当年赐给雅各的福气赐给了他，叫他的妻子象拉结一样多产^①。扎哈里亚神父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讲到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只有两个儿子是第二个妻子拉结所生。作者写得不准确。

家里也远不如大司祭家里那样窗明几净、井然有序，这里到处是孩子的小脏手留下的印迹，从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小脑袋伸出来。总之，只看见孩子在动，从灶后的蟋蟀到哼着眠歌的母亲发出来的唧唧啊啊的声音也都跟孩子有关，那眠歌唱道：

孩儿们呀，我的小乖乖！
叫我把你们往哪儿放？
叫我把你们往哪儿塞？

阿希拉助祭是个鳏夫，而且没有儿女，因此不想攒钱，也无心治家。他的小俄罗斯式泥屋座落在右岸区的边缘，屋旁既没有盖杂用房，也没有筑篱笆，总之，没有什么别的建筑物，不过是一个用几根竿子围成的小马圈，里面时而有一匹花斑公马，时而是一匹淡黄色骗马，时而又是一匹乌黑的母马在没过马膝的麦秸中踱来踱去。阿希拉屋里的陈设也是纯哥萨克式的：在主人自己住的上房里摆着一张有格栅形靠背的木沙发，这就是阿希拉的床了，所以铺着白色哥萨克毡，床头放着有模压花纹的亚洲式皮鞍架，上面搁一个小薄饼似的枕头，套着油污的黄土布枕套。在这张哥萨克式的卧榻前有一张白色椴木桌，墙上挂着一把没有弦的吉他、一根大麻套马索、一根短皮鞭、两副用鬃发编成的马笼头。屋角有一块小搁板，上面供一小幅圣母升天圣像，圣像背后插一枝枯干的柳条，前面放一小本基辅编印的祈祷书。除此以外，阿希拉助祭屋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间屋子

的隔壁是一间小厨房，住着地主家辞退的老女仆娜杰日达·斯捷潘诺夫娜，大家叫她埃斯佩兰萨。

这个女人年纪老迈，身材瘦小，皮肤焦黄，尖嘴猴腮，满脸皱纹，性情乖张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纵然有一双巧手，也找不到一家人肯雇她，最后跑到没有家室的阿希拉这里来帮佣。对阿希拉她可以尽情地唠叨，反正他听而不闻，在老女仆的脾气发到顶点的时候，他也只不过在关键时刻用他那雷鸣般的嗓子喊一声：“埃斯佩兰萨，得了吧！”一听到这句话，埃斯佩兰萨照例就逃之夭夭，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逃走，阿希拉就会抓住她，把她搁在屋顶上，让她在那里从早坐到晚。有鉴于这种可怕的刑罚，埃斯佩兰萨不敢跟自己的哥萨克主人顶撞。

这几个人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同时在不同的程度上互相分忧，给这色彩并不丰富的生活变变花样。萨韦利神父掌握全局，他的矮小的太太崇拜他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扎哈里亚神父在自己的鸡舍里也很幸福。阿希拉助祭则在闲聊和逛街，骑马和换马，或者取笑和调教“女仆埃斯佩兰萨”这样一些活动中打发他的日子，同样是心满意足的。

萨韦利、扎哈里亚和阿希拉是朋友。当然，要说他们不曾努力用一些有助于唤醒被死水般的外县生活麻痹了的人的天性的小争小吵和误会来丰富他们的生活，那又太不公道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他们中间是发生过的，下面我们即将读到的图别罗佐夫日记要告诉我们许多小事——在对它们有过体验，跟它们作过斗争，为它们伤过脑筋的人看

来，它们根本不是小事。他们之间也发生过误会。比如说吧，有一次，该县贵族长，地主阿列克谢·尼基季奇·普洛多马索夫从彼得堡回来，给他敬爱的大堂神父们带了一些比较贵重的礼物，其中有三根拄杖。两根镶着一模一样的赤金镶头，是送给两位司祭的，也就是说，一根给图别罗佐夫神父，一根给扎哈里亚神父。第三根镶着一个漂亮的乌银镶头，送给助祭阿希拉。在旧城三位僧侣中间出现的这三根拄杖，就象《圣经》上说的被埃及术士抛在法老王面前的蛇^①一样。

“送来这三根杖叫我们起了疑心，”助祭阿希拉说。

他在别人面前抱怨这件事，别人就问他：“助祭神父，您看究竟什么地方可疑呀？”

“嗟，你们俗人对这种事情本来就一窍不通，那就别一口咬定没有什么可疑的，”助祭说，“哼！大有可疑哩！”

于是助祭向他们解释这件带有专业性质的恼人的事。

“首先，”他说，“就品位来说，我是个助祭，拿这样的拄杖不合规定，也不成体统，因为我不是牧师^②，这是一。其次，我现在拿着这根拄杖是因为人家送给我了，这是二。第

①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七章，以色列人的祖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埃及王法老的奴役，重返他们的故土迦南。法老一再阻挠，摩西行了许多神迹，其中有以杖变蛇等，埃及术士也按法老的命令这样做了。

② 古时候在阿拉伯一带牧人手里都拿一根长杖。基督教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称主持教务的人为牧师。而助祭只担任辅助性的职务。

三呢，这种不分等级的作法实在可疑：萨韦利神父和扎哈里亚两人得到的杖一模一样。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平起平坐？……喂，你们说说，为什么？……萨韦利神父……你们都知道……萨韦利神父……他是个聪明人，哲学家，司法部长，现在我看连他也莫名其妙，所以不安，甚至可以说非常不安。”

“有什么可叫他不安的呢，助祭神父？”

“叫他不安的是，第一，这种完全不分等级的作法造成混乱。你们想想，怎么分得清？现在请你们来说，哪一根是大司祭神父的，哪一根是扎哈里亚的，既然两根一模一样？比方说，为了区别开，可以作个记号：在镶头下面滴上一滴火漆，或者拿刀子在木头上划一小道，你们说该怎么办？现在怎么来降低其中一根的价值，或者说，取消它的优越之处，既然两根的价值相等？把图别罗佐夫神父跟扎哈里亚神父放在一个等级上，嘿，得了吧，这可办不到。这不合制度！大司祭神父感觉到了，我也看出来，我就对他说：‘大司祭神父，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让我在扎哈里亚神父的拄杖上用火漆作个记号，或者拿刀子划一道。’可是他说：‘不需要！不许这样做，也不需要这样做！’怎么不需要？我说：‘您就让我瞒着扎哈里亚神父拿刀子把他的拄杖削得比您的短一俄寸^①好啦，扎哈里亚神父才不会知道他的拄杖短了一截呢。’可是他又说：‘你这个人真蠢！……’得了，蠢就蠢吧，反

① 一俄寸等于四·四厘米。

正我也不是头一回听他这么说啦，我不跟他生这个气，他有资格让人受委屈嘛，不过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事不满意，我心里也挺不踏实……你们就说我是个十足的蠢货吧，”助祭提高了嗓门，“要是萨韦利神父他不耍手腕儿，我就让你们说我蠢。他不让我那样干，可自个儿倒要耍手腕儿，这我可看准了。”

看来阿希拉助祭没有说错。旧城大堂的三位僧侣得到那三根令人起疑心的拄杖还不到一个月，大司祭萨韦利神父忽然要上省城去了。图别罗佐夫神父这次出行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他是督司祭^①，常常要到宗教法庭^②去。谁也不来议论大司祭去干什么。然而已经上了马车的图别罗佐夫神父忽然对前来送行的扎哈里亚神父说：

“喂，神父，你那根拄杖呢？给我拿来，我要带进城去。”

这一招呼，加上这句仿佛是无意间说出来的话，似乎使所有在院子里为萨韦利神父送行的人恍然大悟了。

阿希拉助祭立刻头一个凑到别涅法克托夫神父的耳边，得意地悄声说：

“怎么样？我跟您说过了吧，这就是手腕儿！”

“把我的拄杖带进城去做什么，大司祭神父？”扎哈里亚神父推开助祭，眨巴着眼睛谦恭地问。

“做什么？我带去也许可以向人说明，人们怎么尊敬我

① 在俄国，主教或大主教辖区，即大教区，下设若干督司祭辖区，即小教区。督司祭是小教区的首席僧侣。

② 帝俄时代设于主教或大主教下的司法行政机构。